



### 死鼠

外科部 李宇洋住院醫師

冬日的早晨還是略為冷冽，風吹過乾燥的皮膚讓人裹緊了身上的羽絨外套。他走進回家的小巷，安靜的陽光傾照在冷清的柏油路面，沒有行人也沒有機車的匆忙，只有未睡醒的眼睛與頻頻的哈欠。

他走在小巷，手插著口袋，「還是趕緊回家在繼續窩在被子裡吧」他自己呢喃道。沒有什麼想做的事情也沒有什麼生活動力，像是網路揶揄的躺平族。「躺平就躺平吧，努力又能換來什麼呢？CP值實在太低了。」他打著哈欠像是對現實的失望，但與其說是失望，更不如說是面對堅固高大的現實後的無力感。

他走到家門口，卻看到前方的柏油路上有著一團黑色的東西，看似毛茸茸的卻又堅硬。他走近一看，是一隻死掉的老鼠。台北的老鼠其實不少，他想起以前清晨騎腳踏車出門的時候，有時便會遇到老鼠橫竄，橫竄的結果有時便是曝屍在馬路上；有時老鼠奔跑在公園或是水溝蓋旁，奔跑的老鼠並不小，不少時候看到的是肥胖巨大的老鼠在逃竄。「老鼠在台北也是弱勢群體吧」他沒有想在看一眼那橫臥在路上的屍體，隨後聽到的是他關上大門的聲音。

回到房間，他繼續滑起手機，沒有什麼理由或是原因，滑手機就像現代的一種習慣，無時無刻接收著各種無用的資訊。他其實也沒有特別想看些什麼，但時常便會跳出各種躺平的影片。對於現在生活的不滿、薪資的缺乏、買房買車的不可及充斥著諸多抱怨，自從開始工作、自己開始生活之後，才知道生活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匱乏嗎？或許以金錢來說並不到匱乏，但他總覺得沒有豐裕的實感。他想抱怨，也想躺平，一想到自己價值就只是一小時幾百塊的身價，他就覺得這輩子無望了。他看著手機影片跳出各種金字塔頂或真或假的優越，讓他一邊羨慕著高不可及的奢華、一邊比較著手邊的即期食品與折扣。

「真是無聊。」儘管他如此說道卻還是一則一則的滑過無聊的影片。在這個選擇比努力重要的社會，躺平是許多年輕人逃避的生活。「既然花 100 分的精力只能獲得 60 分的結果，何不花 60 分的精力獲得 60 分的結果就好了呢。」以八二法則來說，社會的進步與價值是由那頂端 20% 所創造的，而在財富差距巨大的現代，這比例只會更小，也就是說，「像我這樣平凡的普通人，對於社會價值來說一點影響也沒有。」他閉上眼睛覺得自己好像沒有活著，只是一團會呼吸的肉，在他眼前的黑暗中似乎浮現了剛剛路上死掉的老鼠，似乎那隻死掉的老鼠還比他自己還像是一個真實的東西。

死掉的老鼠就已經死掉了。但他明明還活著，卻像是死掉了。

「選擇比努力重要。出身比選擇重要。」努力可以換來什麼呢，多少人能看見你背後的心血、汗水與不眠的夜晚，只要結果不合上司的想法

或是喜好，那好幾天、好幾周的努力被否定是秒秒鐘的事情。出身更不用說了，有背景有的是資源，同樣的努力卻是不同的結果。「社會看重的是結果，不是你花多少時間跟多少努力。」所有的努力只有在好的結果的前提下，才能顯得有意義。

那隻老鼠的結果便是死在路上，有人在乎他是因為好幾天沒找到食物餓死、還是誤食老鼠藥死亡的嗎？有人在乎他為了生存藏藏躲躲度過的歲月，以及活著的每一天為自己獲取的每一餐嗎？沒有，人們看到他只會覺得「啊！他死了！」「真礙眼！能不能不要出現在我眼前！」

「是不是每個平凡的我們都只是老鼠而已。」他躺回了床上蜷曲著像是嬰兒，而那老鼠的影子卻在他腦海揮之不去。在都市中竄逃、在城市中乞食、在街頭忙碌奔波，賺取一點點微薄的起司或是大米，在都市的老鼠渴望著什麼？是泅泳在諾大的大米池裡嗎？是舔食著吃不完的起司嗎？是在燈紅酒綠的街翻騰嗎？「要是你，想當都市老鼠還是鄉下老鼠呢？」

在安逸的鄉下曬著陽光，偶爾偷食農家的莊稼，在泥土裡玩耍的日子會不會比現在更加的優渥，自由自在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、想過的生活，不用擔憂夜色紅綠燈的閃爍與毒藥的陷阱。刺激與平淡，受限與自由，當一件事不如人意的時候，就會渴望自己沒有的另一件事。或許鄉下老鼠也渴望都市的生活，也夢想著燈紅酒綠，渴望著刺激與美食。陽光與夜色、土壤與金錢，「要是你，想當都市老鼠還是鄉下老鼠呢？」

。 。 。

他又昏昏沉沉地睡去，蜷曲在冬天的被窩中。他皺著眉頭、卻沒有醒來的跡象；他時不時地發出呻吟、又輾轉睡去。他像是做了個夢，但應該不是個好夢，呻吟著夢話沒有人知道，像是他想說卻未曾說出的話，他蠕動著身體像是在夢裡的操勞，日夜不停地奔跑卻不知道跑向什麼地方。時間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睜開了眼睛，有點迷茫、有點茫然，他環顧四周像是在重新熟悉環境，然後揉了揉眼睛下床洗臉。記憶重新下載到這個沉重的軀體，他卻回想著剛剛夢裡不真切的夢境。

時間應該接近中午，他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出了門，畢竟身體還是得果腹。大門外，冬天的中午陽光明朗，掃除了冷風的寒意，他站立在門口看著原本那隻死鼠的位置，現在已經消失的一乾二淨，沒有殘留任何痕跡。

「那也是夢嗎？」他未免懷疑著自己，或許剛剛在夢裡，他正如那隻老鼠一般死命地奔跑，疲勞地、疲倦地、無望地昏倒在路上。「正如那隻死鼠一般。」

他走向巷口，中午時間開始充滿著汽機車的喧囂，陽光不真實的撒落在他身上，他卻提不起精神。他對自己感到失望，其實他隱隱約約也知道，自己消磨在這無聊的工作環境與生活，工作環境無法改變，但他又無法果斷去放棄目前所擁有；生活他也提不起興致，在工作消耗了大半的時間後，疲憊成了他偌大的藉口，僅存的精力他也提不起勁去學習新的領域或是發展所謂自己的興趣，而速食的影片與社群軟體以簡短的時間耗費掉

了他剩餘的價值。他感覺無法在從自己的工作與生活上得到回饋，但這個回饋是需要來自於他人的嗎？他也思考了很久。

「自身價值是自己的重新評估。」這是尼采的價值重估。但他漸漸感覺到自己不是超人，他所需要的回饋與價值，只靠自己的肯定卻無法支撐他所面對的消耗與壓力。是他做的不夠多嗎？是他做的不夠努力嗎？在他想要盡善盡美的同時、在他耗費大量時間跟精神的同時，他得不到身邊的讚美或是支持。

「這是不是……我的自己的問題。是我做的不夠好嗎？」還是大家都認為做這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？曾幾何時，他開始覺得自己的努力不再有價值，儘管他明知自己的價值不是他人給予的，但他仍對於自己，不管是工作也好、興趣也好，都感受不到期望與渴望。他開始認為自己只是作為一個可以被任何人頂替的工具，這個成果是否是自己完成的，並沒有任何獨特性。他也想要逃跑，從現在的角色中逃離，但掐指一算自己的沉沒成本與未來的預期實在太低了，而時間只是無情地逼迫著他前進。

他曾思考是否是自己的態度或是情緒太過悲觀，但無可奈何的是，他還是期待著別人的認可與需要。他並不認可自己的行為，或者是說，他想逃避自己對自己的責任。「畢竟是結果導向，如果結果沒有營收、沒有收穫，只有自己認可自己的話，那只是自我意識過剩而已。」所以對於自己的認可與支持，終究是透過外界的反應得到的回饋，人終究需要一面鏡子，世界也需要一面鏡子，自我與他人才會形成。

「你熱愛生活嗎？你對生活有渴望嗎？」

生活是什麼？是小時候開心的回家期待著晚上的卡通、電視劇？是晚上睡覺期待著周末要去哪裡出遊？是期待著今天回家吃什麼？生活是期待，對於明天與未來的期待，期待著體驗新的事物、期待著回顧舊的滋味。他心想著他最後一次期待是什麼時候，他對明天又期待著什麼。他走到陽台，中午的陽光有點刺眼，他既不想工作也不想繼續躺著，即使對現在生活不滿意，還是得先過活下去。

他回到房間開始打掃，吸塵器的聲音取代了無聊的短影片，洗衣機轉動的同時，他清掃著灰塵與垃圾，打包著一週的骯髒到大垃圾袋裡。洗衣機開始進入脫水的階段，他將外面的衣服收了進來，一件件折好整齊收進來，抓好時間剛好可以曬衣服。打開洗衣機是淡淡的洗衣粉的香味，微濕的衣服掛上衣架，陽光下是淡淡的溫暖。他回到室內看了看變得乾淨的房間，他又重新想了想生活的意義。「你熱愛生活嗎？」